

鮎

埼

亭

集

鮎埼亭集卷第二十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王立甫壙志銘

立甫姓王氏諱豫字敬所浙之長興縣人娶姚氏吾友
蕙田之姊也立甫生負異稟其骨相靡靡就婚於姚氏
蕙田與立甫爲同歲其才相埒唱酬時相厄而蕙田之
姊於十七史皆能背誦亦頗欲鍼砭夫壻立甫出則遇敵
手入則懼爲其婦所窘益沉酣于學大放厥辭古文初
學柳州繼而歸於半山詩則醇乎唐音也願立甫有膏

育之疾莫甚於好名以其好名故不慎於擇交而連染之禍至逮入京師立甫故孱瘦魂魄力不足以當大難況家貧甚銀鐙就道一無所資長繫五年其妻以望夫而死迫事解得出而芒角已摧困殆盡不可復振矣癸丑之夏買舟南下過予臥榻中悵然言曰吾一往消索不敢復與諸公爭宋虢之長但願繼今以往寂坐深山窮經治史稍於學有所得東隅之失或可善手以見子予曰諾乃至任邱故人爲之宿留猶貽書於予謂志氣奄奄幾不可收東寄聲吾友願得良規以箴心疾則成我者也未幾抵家遂不通問慧因以札來謂其山居

頗適不料其死之遽也立甫銳意著書其出獄也杭堇
浦方過予而立甫至堇浦問曰患難之中所著多少立
甫曰無有也堇浦愠曰古人遭患難正可立言何忽忽
耶立甫謝之嗚呼豈知立甫雄心已爲荼苦所盡竟不
能待五稔也立甫初哭其妻謂予曰吾之負吾婦者不
可挽矣蕙田自當有文以傳其姊然吾尚欲子之文以
張之予逡巡未及踐約而今乃以志立甫者及其妻豈
不恫哉遺文有孔堂小槩長興令鮑辛浦爲梓以行世
立甫最善徵文獻壬子予將赴秋試前一夕立甫來視
予偶與談張尚書冰槎集中考證傾耳聽之神味津津

火盡取所儲闈中樺燭焚之雞三號童僕盡起席間燈
火尚熒然立甫乃曰吾過矣子得無入闈而困耶立甫
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其年四十有一曾祖某
祖某父某無子葬於某山之某原銘曰

蘭而摧玉而折欲問天其何說若溪水共嗚咽有此文
倘不滅

姚薏田壙志銘

通經學古之士天每以阨窮加之或曰所以玉之於成也其信然乎則所謂阨窮者不過槁項黃馘三旬九食以畢其生亦已足矣而乃重之以疾病甚之以患難終之以孤茔如是而曰玉之于成莫之信也天而無意於斯人乎何故而於孤根薄植之中屈沆瀣之精以篤其材天而有意於斯人也而所以玉之者適足摧殘戕賊之以至於死則司命者之權衡不知安在歸安姚薏田長興王敬所皆今世僅有之材也二人者爲郎舅其讀書能冥搜神會真見古聖賢之心其爲詩古文詞清雋

高潔平視千古一時推爲國器然而皆一貧如洗不克自贍其生薏田尤疲羸長年委頓藥裹不去手寒暑風雨時若有鬼伯抗之敬所遭奇禍逮繫西曹者五載薏田以其姊故益在多凶多懼之中終日涕洟敬所解網而歸不數年而死薏田隻輪孤翼漠然無所向痼疾益甚沉緜又十年竟死二人者皆無子嗚呼其可悲也薏田之操行其視敬所爲更醇敬所死予銘其墓不諱其生平疵類薏田垂淚讀之已而相向噉然以哭至失聲長與令鮑辛浦在座亦汎瀾而起今吾銘薏田之墓辛浦之死且三年矣誰其讀吾文者薏田姓姚氏諱世鈺

字玉裁曾祖某江蘇按察使司祖某明經父某諸生某氏
薏田之爲諸生也王提學蘭生唐太守紹祖皆知之欲爲之道地然竟不果未幾薏田亦病廢更無意于人世矣晚年益刊落枝葉所得粹然授徒江都遂卒焉
吾友馬曰瑄曰璐張四科爲之料理其身後周恤其家又爲之收拾其遺文將開雕焉可謂行古之道者也
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得年五十有五
從子某爲之後葬於某鄉之某原所著有蓮花莊集四
卷莊故松雪王孫之居也其銘曰

薏田之學私淑義門義門之徒莫之或先人亦有言墨

守太堅。蕙田不信。禦侮兀然。每逢異幟。互有爭端。焦辱
敝類。各尊所聞。而今已矣。宿草陳根。悽愴哀詞。以當招
魂。蕙田嘗述義門之言。以爲厚齋不脫詞科中人習氣也。予諧之曰。義門不服紙尾之學習氣也。蕙田大慍。

沈果堂墓版文

義門先生之學其稱高第弟子者曰陳季方曰陳少章
年來俱已質喪而吳江沈君果堂爲之後勁果堂爲人
醇篤盡洗中吳名士之習讀書以窮經爲事貫穿古人
之異同而求其至是其爲文章不務辭華獨抒心得顧
闇淡自修世無知之者而果堂亦不甚求知于世大科
之役有薦之者始入京方侍郎望谿李侍郎穆堂皆稱
之子亦由二公以識君君生平有所述作最矜慎不輕
下筆幾幾有含毫腐穎之風予以爲非場屋之材而君
果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而出遂南歸兀兀著書其

論文足與二陳稱敵手其窮經則二陳有所不逮也予往來江淮之上道出中吳必訪君君亦必出所著傾倒就予互相證明

天子求明經之士予以爲果堂足副其選而竟未有薦之待詔公車門下者寒氊一席泊如也辛未之冬君著周官祿田考方就予自邗上歸吳之老友沈穎谷陸茶塢迨耕石爭畱予曰果堂正盼子欲以周官祿田考有所商推予迫于歲暮懇諸公詩酒畱連之阻歸棹也是夜解維遽去而寄聲於茶塢曰明春當與果堂爲對牀之語并讀其所新著之書不料及春而予有嶺外之行

參辰相去音問不接李生師稷南來告予曰沈先生歸道山矣嗚呼大江南北相望二千餘里高材之士不少然心知之契可以析疑義資攻錯而不徒以春華相馳逐者則舍果堂之外吾未之見苟知君之將死當棄百事而從之亦安忍掉頭不顧成此孤負是則痛心者矣君諱彤字冠雲蘇之吳江縣人家世高門在明中葉有二光祿稱直臣甲申而後有以兄弟殉國難者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君以吳江學諸生應徵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無子以其從子爲後得年六十有四葬于吳江之某原嘗纂吳江震澤二縣志震澤故吳江之

分邑也君子二志經緯分合各有法可以爲天下分邑
脩志者之式嗚呼交游凋謝歲歲作哀挽撰志銘老泪
爲之枯竭而予亦衰病日深今年幾死嶺外歲晏歸來
一哭樊榭再哭果堂何以爲情乃重之以些詞曰

君於官禮湛思精詣待我論定始以問世昔我有言幸
防翰攻墨守倘發恐難抗鋒感君之意媿我爽約序君
之書以饑前諾

厲樊榭墓碣銘

余自東髮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謂工於語言者蓋未嘗不識之而有韻之文莫如樊榭樊榭少孤家貧其兄賣淡巴菰葉爲業以養之將寄之僧寮樊榭不可讀書數年卽學爲詩有佳句是後遂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于詩故其詩多有異聞軼事爲人所不及知而最長于游山之什冥搜象物流連光景清妙軼羣又深於言情故其擅長尤在詞深入南宋諸家之勝然其人孤瘦枯寒於世事絕不諳又卞急不能隨人曲折率意而行畢生以覓句爲自得其爲諸生也李穆堂閣學主試事

關中見其謝表而異之曰是必詩人也因錄之計車北上湯侍郎西崖大賞其詩會報罷侍郎遣人致意欲授館焉樊榭襍被潛出京翌日侍郎迎之已去矣自是不復入長安及以詞科薦同人強之始出穆堂閣學欲爲道地又報罷而樊榭亦且老矣乃忽有宦情會選部之期近遂赴之同人皆謂君非有簿書之才何孟浪思一擲樊榭曰吾思以薄祿養母也然樊榭竟至津門興盡而返予諧之曰是不上竿之魚也嗚呼以樊榭爲吏固非所宜而以其清材使其行吟于荒江寂寞之間以死則不可謂非天矣予交樊榭三十年祁門馬嶰谷兄弟

延樊榭于館予每數年必遣之嶰谷詩社以樊榭爲職志連牀刻燭未嘗不相唱和已而錢塘踵爲詩社予亦豫焉數年以來二社之人死亾相繼樊榭每與予太息今年予有粵游槐塘以書告樊榭之病不_能共_遠不起也嗚呼風雅道散方賴樊榭以主持之今而後江淮之吟事衰矣樊榭姓厲氏諱鶚字太鴻本吾鄉之慈谿縣人今爲錢塘縣人康熙庚子舉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二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無子以弟之子爲之後葬於湖上之某峯所著有宋詩紀事一百卷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已行於世又有遼史拾

遺十卷樊榭以求子故累買妾而卒不育最後得一妾頗昵之乃不安其室而去遂以怏怏矢志死是則詞人不聞道之過也且王適不難謾婦翁以博一妻而樊榭至不能安其妾則其才之短又可歎也嗚呼樊榭屬予序其宋詩遺史二種忽忽十年息壤在彼而今隕涕而表其墓悲夫是爲銘其詞曰

沖恬如白傅兮尚有不能忘情之吟人情所不能割兮賢哲固亦難禁祗應尋碧湖之故槩兮與握手以援琴

樊榭者上之故姬也

張南漪墓誌銘

南漪讀書極博其說經皆有根據必折衷於至是而尤
熟於史其權史也尤精於地志幾幾足以分國初胡閻
黃顧諸老之席其古文最嗜羅存齋於近人則喜顧亭
林是其平生學術大略也浙有妄男子者客京師其文
皆造險語奇字以欺人而中實索然無所有或問之則
取漢唐以來之亡書對曰是出某本賦詩則以用盡韻
部之字爲工方余在京師時力爲人言其謬故妄男子
最恨予及予歸妄男子始猖狂而吾友中好奇者亦多
爲所蠱莫之正南漪入京師見而唾曰嘻是不足爲樊

紹述劉幾作輿臺何其無忌憚一至此也會妄男子正
說經南漪投以帖子詰其經義數十條妄男子噤不能
奮遷延避去南漪不喜爲場屋之文故科舉累失利甲
子王侍郎晉川見其對策奇之置之副車丁卯竟薦之
天子詔求明經之士梁尚書薊林又與侍郎交登啟事
故南漪久留京師會 召對之期在明年南漪乃有金
谿之行舟至三衢暴病返棹抵家五日而卒南漪之學
固未見其止卽就其所已至者亦自足以有傳而其平
日爲文最矜慎不苟作身後屏當其饒不滿數十篇皆
非其底蘊之所在惟讀史舉正一書亦未及十之五草

書散亂在故紙中予爲科分而件繫之闕其所不可談者詮次得四卷令其子抄而傳之不然南漪幾不免有寂寞千秋之恨是則可悲也南漪嗜酒然易醉其家與子寓隔一巷嘗與施慎甫飲予齋正酣暢極口論文慎甫傾耳聽之俄而目直上視旁皇四顧大罵不知其所罵者何人也余命奚奴扶之以歸南漪下階踏于草間慎甫救之亦踏罵聲猶喃喃觀者大笑由今思之不異山陽之笛也南漪姓張氏諱燿字曦亮杭之仁和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其年四十有七葬于湖上子三挺堦堦爲諸生屬

銘于予其銘曰

文如鄂州厥壽亦侔小泉翁志其幽贈君私諡曰醉侯

萬循初墓志銘

循初以乾隆改元之歲入京應詞科之薦年甫冠時人盛稱其詩然予不過以詞章之士目之又十年遇齊次風于淮上次風爲予言循初學精進近人未見其比予始心重之然終未知其底裏也今年循初卒惋歎累日已而汪生孟錫來出其彌留所寄柬言病已不可爲以遺書爲託平生所辦香者雙韭之文而雙韭知我未深幸爲圖之予瞿然曰向來誠不甚知循初然子安足以重循初而循初以身後之文望予亦何可負之乃取其遺書觀之歎曰是今世之學者也其穿穴六藝排比百

家如肉貫弗而尤卓然獨絕者則周髀之學也自古學廢絕西人獨擅其長中原反宗之唐荆川顧箬溪邢雲路欲會通焉而尚未能姚江黃梨洲出始言周公商高之術中原失傳而被纂於西人試按其書以求之汶陽之田可歸也梨洲弟子半江南而得其傳者海寧陳言揚也絕學將昌同時杭人吳志伊蘇人王寅旭宜人梅定九鼎足而出三先生者未嘗與姚江討論及此而所見適合然且姚江初出正在異軍特起時其說尚稍疏至諸家而益密定九尤集其成乃定九晚年蹉蹉欲得高材生以受其書竟無有善友朋中不乏好古之士然

罕有工此術者姚江邵子最亦詞科同籍也獨精之子
最嘗欲予序其書諾之而未果子最卒欲卽家抄其書
亦未能也乃今得之循初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
之三歷呵龐喝利布算了了何其神也循初之述作種
種皆有可稱然卽以是書傳亦已足矣蓋予今而後知
循初也詞章之士云乎哉梁少師薌林續修通考延循
初以董其事少師醇謹少所可獨醉心於循初其病也
爲步至秦侍郎樹峯邸商其藥物及歿如失左右手會
以扈從南下見予于杭語及循初唏噓久之循初姓萬
氏諱光泰一字柘坡嘉興秀水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娶曹氏生於康熙壬辰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庚午年
某月某日乾隆丙辰舉人其年三十有九無子甚矣其
荼苦也葬于某鄉之某原其遺書皆藏汪氏其銘曰
歿而猶視乞予之文予文不稱何以暝君人生如此天
道寧論

河南禹州牧藥齋施君墓志銘

藥齋以拔萃入成均奉大對

世宗憲皇帝命往廣東揚歷知繁縣以課最得召見
今上知其有母移之浙江再試三大縣前後共十五年
始由德清遷河南之禹州尚未赴爲前縣尉所誣解官
聽勘藥齋平生自好驟遭毒噬不勝其憤大吏頗知之
深加慰藉欲亟白其獄而藥齋已病不可爲遂卒于杭
之寓寮君子哀之藥齋爲愚山先生之曾孫學有宗傳
不媿其家兒粵中巨豪憑其城社大吏莫能誰何君杖
而錮之浙東奸民煽動大吏欲勦之君以靜填之而自

息其才諳有過人者其令新會嘗葺白沙先生祠又嘗
遇莊定山後人于逆旅而周之姚江爲黃忠端公贖祭
田皆非今世俗吏所有也愚山先生詩集舊爲張尚書
伯行曹通政寅所開雕而未及其文蘄齋始盡板行之
又爲之年譜乞予爲文以糾志狀之譌而補其脫先世
中明先生羅文恭高弟也蘄齋不遠千里以學錄寄予
表章孔亟愚山先生與蔡士美葺宣城前輩詩爲宛雅
蘄齋續之予謂當稱宛陵羣雅不當稱宛雅蘄齋曰何
謂也予曰恐無以別於南陽之宛與宛邱也蘄齋曰予
子乃吾先子之功臣其虛衷如此所至聚書雖在官衙

不廢稽古嘗繙閱至夜分風吹其燈燕及長髯左頰亦
燿次日予適過其署相視而笑夫以常理論之以藥齋
之勤慎和平愛民下士善氣所萃不應以凶終而竟橫
罹憂患年甫踰四十而死無子其開雕年譜之成病已
劇讀予序僅一過竟未及覆視也身後大吏窮竟其事
皆無有其尉反坐以去然而歸裝蕭然斥賣及書卷平
時賓客交游無至者惟吾友杭葦浦一人不替歲寒之
誼抵家太宜人亦遂以哭子死人倫之慘備矣明年其
兄來乞予銘嗚呼藥齋蓋嘗請予表其贈公隨村先生
之墓言之頻年而恠其行略之不至也叩之則曰子淡

泊衡門而吾以先墓之文爲屬可無以將意乎然釜魚
塵飯尚有待也言猶在耳而藁齋之墓已隆然矣藁齋
姓施氏諱念曾字得仍寧國宣城縣人世系見愚山先
生年譜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年某月
某日享年四十有二雍正己酉選貢生以詞科薦皆於
予爲同譜娶梅氏從子某其後也葬于某鄉之某原其
銘曰

國狗之瘞于今已雪其如近者不可復活敬亭之山以
埋君骨

方定思墓志銘

定思姓方氏諱道章字用安江南之桐城縣人今爲上元縣人故侍郎望谿先生之長子其家世見予所作先生神道碑定思生于魁儒之門顧少罹禍患望溪先生以連染入旗籍定思遂補八旗博士弟子先生得改原籍定思始入太學舉秋試其性落落不甚可人苟不當其意相對嘿然令人廢沮顧獨暱就予所言多合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予叨望溪先生愛最篤然侍坐說經時或與先生不甚合則爭之定思在側嘿而不語退則竊語予曰子言是也望谿先生持古道以此或爲少年飾

貌者之所欺定思每以見問予曰是人未可信也定思
輒攢眉曰吾故知之先生每有所行亦未嘗不商之定
思或不相中定思必來告令予更向先生轉移之蓋定
思之在家庭非但能承學業而已也然先生旣以直言
得罪津要不安其位而定思亦復耿耿爲諸公所畏忌
故相尤惡之于是以一孝廉待試公車卒不得成進士
先生旣放還定思蕉萃里門食指甚繁終日米鹽之間
以至於死定思爲古文雅有家法然未嘗輕以示人望
谿先生八十予過白下定思飲予于涓園不數日子遽
東歸次年而定思卒又次年先生始卒嗚呼以定思之

骨力不肯隨時上下其人非晚近所有而一無所試而
死其所爲古文詞以其不肯苟存無一傳者上之不得
比於原父之仲馮次之不得比于道原之義仲遂將泯
滅其可慟也定思不妄可人人亦無知之者但盛相傳
譏其不近人情知之者莫如予安得不銘定思生于某
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春秋四十有六娶某氏八子長
者已舉賢書其第六子予壻也方予別望谿于潭上先
生謂吾老未必久人間篋中文未出者十之九願異日
與吾兒整頓之豈意定思先歿而先生亦隨下世而予
奔走五千里外未踐斯約是則負疚者矣其銘曰

望谿之學空負盛名實罔知者坎壈一生君承家學亦
復骨鯁固宜衆惡咎茲獨醒世道日衰江河東下可憐
赤鯉萊蕪所詫故人有我知君之心作此銘詞奏以素
琴

陸茶塢墓志銘

茶塢姓陸氏諱錫疇字我田吳人也研北先生之子吳中臺榭甲天下而以水木明瑟園爲最竹垞先生所爲作賦者也其地當靈巖之上沙經始于徐高士介白而歸于陸氏竹垞最與研北善每游吳必下榻于是園故茶塢少而受教於諸尊宿長而學於義門先生其人伉爽卑視一切義門之學縝密從事于考據最精而茶塢不求甚解略觀大意於師門爲轉手然義門甚許之性剛苟所不可直斥之如狗及觀其詩則又柔腸麗句淵源西崑予嘗諧之曰君爲人不肖其詩性嗜客尤豪于

飲而最講求食經吳中故以飲饌誇四方研北先生已
盛有名至茶塢而益上每膳夫聞座客有茶塢輒失魄
以其少可多否也家居無日不召客一登席則窮晝繼
夜雖括頸相對不厭予于酒戶亦頗爲朋輩所推然深
畏茶塢之勾留不五日卽病往往解維而趣茶塢謂予
曰是所謂以六千里而畏人者也坐是遂以好事落其
家家愈落好事愈甚年來世故局促吳之富人多杜門
謝酬應無復昔時繁華之盛而茶塢獨竭蹶持之顧此
猶茶塢之小者生平篤於師友之誼義門身後遺書星
散茶塢話及之必痛心其乞余爲之表墓也流涕讀之

陶太常穉中茶塢之心友也亦流涕而請其志幽之文
友朋急難無不濡首滅趾以從之特以力不能展其志
時時仰屋而吁而亦竟以是蕉萃而歿予之交茶塢也
以和門馬嶰谷一見卽傾倒嘗曰謝山無終老山林理
不知其言之不驗也予游嶺外一病幾死病中夢過水
木明瑟園與君坐紫藤花下啖葍羹君復以酒困予予
曰此伏波曳足壺頭時不復與君抗也醒而異之以爲
徼幸生還一踐此景豈知茶塢已棄我而去乎茶塢卒
其子尚少吾懇明瑟之徑有塵而竹林之鱸且圯也茶
塢年六十有四娶某氏子一某其卒也於揚州嶰谷爲

之任其後事葬于某鄉之某原其銘曰

四海論交不媿孔融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一朝化
去誰其共蒿里之懽悰

鮎埼亭集卷第二十終

鮎埼亭集卷第二十一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屨榭

碑銘

五嶽遊人穿中柱文

南雷黃氏之講學也其高弟皆在吾甬上再傳以來緒言消歇證人書院中子弟不復能振其舊德求其如北山之有光於朱蒙齋融堂和仲之有光于陸者吾未之見也慈水鄭先生南谿其庶幾乎先生於黃氏之學表章不遺餘力南雷一水一火之後卷籍散亂佚失乃理而出之故城賈氏顛倒明儒學案之次第正其誤而重

刊之先是尊府君高州欲立祠于家以祀南雷而不果
先生成其志築二老閣於所居東以祀南雷及王父秦
川觀察春秋仲丁祭以少牢黃氏諸孫及同社子弟皆
邀之與祭使知香火之未墜也又言於提學休寧汪公
謀其墓田初南雷之卒也託志文於高州而未就至是
先生以屬之子四方學者或訪求南雷之學不之黃氏
而之鶴浦卽黃氏諸孫訪求簿錄亦反以先生爲大宗
蓋其報本之勤而篤也顧或疑先生之學不盡合於南
雷以爲南雷當日雖與二氏多還往而於其學則攻之
甚嚴今先生之喜禪幾於決波倒瀾無復隄限南雷最

斥潘氏用微之學嘗有書爲萬徵君季野駁之凡數千言而先生於用微求仁宗旨許爲別具隻眼南雷汰存錄之作言明史者皆宗之而先生言其門戶之見尚未盡化予則以爲先生宿根實與葱嶺相近故雖儒言儒行而圓頂箬笠居然竺先生氣象亦嘗與之反覆其異同而墨守卒不可化此乃明人近谿復所海岸一輩用微之學予亦嘗舉其疵類以相商權先生不以予爲非而謂近世士不悅學苦心如此人者正自不可泯沒是固平情之論也至疑南雷門戶之見未化則最足中明季諸公之病者要之先生講學其泛濫諸家不無軼出

於黃氏範圍之外而其孤標篤行持力之嚴則依舊師門之世嫡也先生以友朋爲性命然詩酒過從以至書筒往復無一不歸於學萬編修九沙七秩同人共祝之先生揚解而前曰吾祝公耄而益勤不知老之將至上以紹鹿園先生之學統近以紹充宗先生之學統而已矣他非所及也其祝陳南臯亦以怡庭先生之薪火勉之嘗勸李東門講學東門謾譏之曰今世之講學者特欺世以盜名耳吾不屑爲也東門卒先生哭之慟曰聽君之放浪山水而終無所得是予之罪也夫萬磁州西郭被徵先生謂曰按以古人出處之義當辭之西郭不

能從中途而寄聲曰吾悔不用良友之言予在京師先生歲必傳語曰長安聲利之場陷溺人心不少當時時提醒之西行訪求李二曲高弟則友王豐川北行求顏習齋高弟則友李恕谷浙中求明招麗澤之傳則友王鶴潭而尤服膺二曲反身之教每與予相見未嘗不諄諄三致意焉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夫豈葱嶺之徒所能收拾者乎家居祭祀皆依古禮不參以世俗之俎豆視牲告濯無不躬親未嘗見其稍倦巫覡不得入其門家人有爲非鬼之享者舉而覆之于厠西成所入惠及三黨竭歡盡忠不以爲厭葢數十家待以舉火有佃人負

租詢之知爲慈湖先生之後也盡捐之守令有願見者
謝不往以明經貢太學應受籍于選部亦不赴先生固
用世才其綜理庶務幹力精悍乃其於勢位則泊如
也自署曰五嶽遊人其於五嶽已歷其四獨衡山未至
曰畱此有餘不足之精神以還芑橋可也今春語余曰
明年爲予八十終當南行以畢此志未幾而先生逝矣
先生諱性字義門別號南谿浙之慈谿縣鶴浦人也以
故按察副使溱爲祖世所稱秦川先生者也以故知高
州府梁爲父世所稱寒村先生者也生於康熙乙巳十
一月二十六日卒於乾隆癸亥七月十日其年七十有

九娶仇氏子二大節中節俱國子生先生爲其尊人治喪未嘗用世俗七七之期至是二子守其家法夫是說也發之韓李二文公以闢佛也而先生遵之然則誠非葱嶺之所能收拾矣所著有南谿偶存葬于高州墓旁今而後南雷黃氏之緒言恐益衰矣其銘曰

孔耶釋耶雙探珠鴻溝混合爲一區學成五嶽恣所如要其醇行老不渝歸根復命在吾儒我銘其幽非貢諛

知平涼府蔣公墓表

太史公作史記特立循吏列傳循吏非廉之所能盡也而必以廉爲本周官六計之說蓋有見于此世風日下其不爲盜泉所污者蓋亦甚難吾鄉平涼守蔣公眞循吏也而其廉已甚今公之歿未幾時其子孫食貧不能自支廉吏果可爲耶

天子方修國史如公者一朝牧守之冠冕也乃爲之墓表以作吏局立傳之底本公諱兆龍字御六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康熙辛未進士釋褐知雲南浪穹縣遷知直隸保安州移知湖廣歸州而遷刑部員外郎知陝西

平涼府罷官公爲宋宣和閣學猷之後自丹陽來鄞明嘉靖中提舉洲以書生受胡梅林尚書之辟招降汪直有大功爲忌者所抑而罷公族祖也公四歲而孤依外家以成立甫就塾卽循循有規矩刻意厲行非禮不言非禮不履放蕩之士見而迂之嘗授徒會稽其主人豪家也變童百輩出入交錯無甚防閑而公正衿危坐從無流視侍兒歎曰眞聖人耶又嘗授徒錢湖主人相得甚驩一日襍被竟歸叩其故不肖言久之方知其因奔女也其爲政也以學道愛人爲先務民有以爭訟至者呼來閣前諭之以禮勸之以情絮語若家人之相戒訟

者多內媿請不竟其在保安嘗有奸吏見公慈良以爲
易與暮夜挾兼金求出人罪公立予杖而禡之于是胥
吏輩驚相語以爲使君煦煦易與耳不料其難犯若此
揚歷南疆谿峒苗蠻雜遝及移畿輔又勛貴莊戶所在
公以至誠撫之莫不帖然西曹尤重民命每逢訊期反
覆詳審關節旣絕乃以貨請于公之子無敢應者而公
署終歲如洗典衣沽酒書帖乞米號寒啼飢無日不有
是時 朝廷久道化成上下共爲博大之習苞苴之禁
不甚肅京師游手之徒爭求爲內外官僚執役謂其餘
潤可豔也獨相約莫事蔣大夫登公之堂不過長頭奴

數人赤腳一婢蕉萃其容自相媻笑以爲居官如此徒
苦我輩而公油然自得其樂其至平涼西陲方用兵軍
輸芻午日不暇給公悉心以應之會大將軍過平涼公
供應簡淡遂以買馬不稱被劾平涼之民叩首于制府
乞畱公卒不能得雨泣送之公旣免歸尚令僮馬直卒
無以給日爲諸子講易及卒家無以治喪聞者哀之公
平生未嘗畱心術數之學頗能豫定屬續時日卒不爽
里中皆以爲怪予謂此心氣清明可以前知耳伊川謂
董山人亦無甚祕學顧豫知伊川見訪於一歲之前蓋
其虛靈有以致之公之謂也生平亦未嘗作詩及臨終

口占一首端坐而逝嗚呼自官箴之既替故近日以清操自持者如蓮之出淤泥中愈增其芳康熙中諸老如廣海陳清端公河南張清恪公湖湘陳恪勤公稍後出者錢塘沈端恪公皆以此得大用而公獨回翔下吏聲聞不得達

黼座一蹶不振夫非命與公之分按戊戌禮闈也桐城張相國錢唐徐尚書之子並出其門而人不以爲私族子下第而人不以爲矯蓋其素行孚於人也家居時乘肩輿出衢巷間適有貲郎得罪于諸生誤認公輿以爲貲郎之輿環而擊之碎其蓋公亟下問故諸生惶恐匍

旬鐘門謝過公笑曰孔子貌似陽虎匡人之圍以爲陽
虎也非孔子也諸君何尤焉揖之升堂茶話而別其雅
量有如此者公之居官無赫赫之名其遺事多脫落獨
清望則五尺童子能言之嗚呼吳廣州之流與陽道州
之流與

李東門墓表

李太學暉字寅伯一字東門鄞人杲堂先生子也杲堂艱于得子四十後始舉太學初墮地面上有如小耳者數十爲繫去之稍長右頰有癢作鴉青色有相者見之曰此海外阿羅漢化身也負才氣頗任俠杲堂讀書雅守繩墨不肯少有疏畧而太學不耐章句之學通其大意而已杲堂文詞簡練組織嚴于律度而太學信筆立成旣冠梨洲黃先生見其詩曰是能獨開生面者而鄭丈寒村尤喜之鄭南谿謝北溟萬西郭爲四子之集太學爲之長性好遊春則渡錢唐探河渚入姑蘇遊鄧尉

直至花信更番告畢而歸秋則觀曲江潮徘徊桐廬一帶坐待霜葉盡脫始去至于四明二百八十峯則其展齒所晨夕也其遊錄每一年足爲一集座上之客常滿頗不善飲而喜召客其自監司牧守鎮將荐紳先生騷雅游客以至劔俠術士沙門道流參錯旁午不可究詰四方之士至甬上無不叩李氏而太學傾筐倒庋待之各以其差無爽者百函並發半面不忘自朝至暮不以爲倦善治具其出門亦必挾客挾客則其具連車兼舫生者熟者炙者醢者醬者醢者醢者蜜者晨晷夜鯉春韭秋菘莫不充牣蓋自太學逝而吾鄉遊人驟衰風

流頓盡萬西郭曰東門本用世之才遭時不遇以致拓
落江湖放棄詩酒然其瀟洒跌宕要足以自豪矣尤畱
心甬上水利時時爲當道言之卒年七十有五所著松
梧閣集其佳處時與寒村相近云少時嘗豫證人之社
然不喜講學或勸之則曰今世之爲此者特希世以盜
名耳吾不屑也語雖放誕然亦未嘗不切中近人講學
之病三子長世兼次世法次世言而世法尤與子善能
承先志開雕兩世未刻之集行世且以十世通家之誼
屬子表墓媿蕪文之荒率也

陳丈孔塘壙志銘

先君諸執友所最心折以爲足追齊古昔者莫如同里
二陳磊落英多有志于孟荀正學之統其才力亦足以
副之者裕齋先生是也醇深縝密力距詖淫篤信所學
而不變者孔塘先生是也乃二先生皆以窮死將無古
學之累人遂爲造物所厄不至于蕉萃殆盡不止其信
然耶嗚呼我無以知之矣先生諱昌泗字魯水別號孔
塘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裕齋少與
先生同筆研其所指歸在洛闔奮然思承其緒裕齋才
高而先生心細互相討論以成水乳讀書于城西之桃

源書院高視濶步非禮不履時時以正議扶末俗村夫子以爲恠顧窮甚東修所入不足以供八口之衣食乃以京房易傳賣卜巧發神中至其持論如蜀莊必依于孝弟忠信不徒以禍福休咎動人垂簾焚香暇則賦詩自遣累試於行省不見售於是世人益笑其迂友朋燕集裕齋輒于酒後撫先生背歎曰若非老兄不益令我茫茫孤另耶乃未幾而裕齋卒先生詘于隻輪杜門株守鶉衣藿食時或不給則佐以岐黃之術商歌出金石忘其窮也生平學力本于一誠故其造詣敦篤而純備無不自體認中來法言法行造次不苟蓋明儒康齋莊

渠之流晚年見予所作說經之文巖然喜曰是深寧東
發一輩也將來何以測其所止但惜不令裕齋見之先
生之於予似有投分遂成阿私之好每見一紙必連擊
節又申之以後望焉豈料予三十年來之荒落一至此也
生於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雍正某年某月某日得
年七十有四娶鮑氏子某先生卒後不久亦死有孫二
人尚幼先生古文學朱子詩亦似之有孔塘集葬于某
鄉之某原其銘曰

先生語我科舉之害六百餘年誰敢厲階至今昏墊其
勢滔天敗壞人材極重難返屢不可泐所以志士恥言

歎羨以成畔援嗚呼先生不見世上賣藝鬪鬪但得富
貴足以自豪門戶赫然而乃老死妻子窮餓沒世顛連
彼一坏土稽古之力荒草芊芊

董次歐先生墓版文

先師董子諱正國字次歐別署南岡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明翰林改補四川監司樾之元孫諸生光臨之會孫高士非能先生士相之孫湖上社老曉山先生劔鐔之從子徙山先生德鑣之子非能先生於國難後父子兄弟互以遺民之節相束修詳見予所作曉山墓文中先生家世舊德讀書有端緒顧不事經生業其父友錢侍郎退山宗徵君正菴舒學博后村皆契之謂其詩古文詞可以名世年二十見儕輩有作制舉文者請于父曰兒亦可從事于此乎父笑答曰試姑爲之先生援筆

成文浩汗四五千言其中有若樞弓者有若莊列者有若屈騷者蕩然不諳格律而筆力高絕于人一堂見之皆驚乃取世之所爲制舉文者而習之則稍稍就繩墨遂以此雄於世然先生精力所注不在焉故終身於場屋不利古文高處似韓公次之不失歐陽少師籬落詩則風格靡靡鉛華洗盡而其治經之所長尤在六書蓋成于苦心孤詣深造自得而非世俗之學也而窮老于諸生講席所至戶屢恒滿然不過以經生業授受無能發先生之光氣者於是頽然自放著述亦日以散漫不復收拾晚年尤困悴雍正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春秋

七十有二董氏與吾家世好先宮詹公于翰林重之以
婚姻先生欲以女妻予期有日矣會予沉疾不果未幾
遂侍講席予少無羈檢酒後放言四出多見罪于長者
先生最持崖岸然予輒妄前爭論經史先生獨優容之
曰吾門俊人也惜吾老矣不及見其大成也先生之所
以愛予者如此今歿二十年矣門戶衰落諸孤軟弱遺
文僅存百一當日後堂絳帳更誰在彭宣盧植之間而
予奔走風塵無以報陶鑄之恩愧何如矣先生娶某氏
再娶某氏子三葬于某鄉之某原

陳裕齋先生墓版文

嗚呼昔王深甫之死而荆公爲之銘以爲深甫書足以
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蓋非至
於命弗止夫以生才之難豈意其道不任於天德不酌
於人而忽然以死吾於陳先生裕齋謂可移荆公之哀
深甫者以哀之先生之讀書也磊落崢嶸直取其大義
微言之所在而拔出乎一切其於聖賢之言一一欲取
而見之施行又非腐儒高談性命狹隘空疎之比也自
其少時侍其親皆按禮經所言以爲程度而出之以至
誠其居喪所謂顏色之戚哭泣之哀變除之節無一不

中乎禮三年之服既除而孺子之慕弗替故雖里巷之門亦皆歛容稱之以爲眞孝子也友朋羣聚先生岸然如嚴師豪髮不少假借而苦詞忠告聞者雖未能盡從要無不悚然及講求宗法卽毅然欲取而行之定爲大宗小宗改易世俗之所稱宗長者以行祭禮其族人大譁而止至隨意爲古文時文落筆踔厲風發皆有至理精氣行乎其間其於近世作者視之蔑如也嗚呼當今世而求以孟韓之徒自任欲貫道與文而一之者此絕無之人也先生居然以之自期而充其才力雖未必入其域而優爲之要必大有可觀者則似乎先生之得天

蓋非偶然而豈知其阨窮潦倒三十七歲而死時先生館汝陽疾作亟歸卒于逆旅從者買棺殮之悲夫先生諱士良字宗獻裕齋其別署也浙之寧波府鄞縣人其高伯祖爲副使槐在明正德中守撫州討寧藩有功者也曾祖篁諸生祖邦訓通判父登諸生妻張氏繼娶黃氏吾中表姑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子培先生嘗讀書桃源書院院中有佛像其手指隨地跳躍不止見者皆失魄先生取而踐之於足踏碎之投茶竈中于是村落中傳語以爲陳秀才大物也今不特先生之學未見其止而其言亦未及立身後遺文章

草勵數十首使予不爲傳之後之人其孰知先生之志
之大與才之高者乃爲之銘曰

高視濶步前無古人鬼伯害之埋諸秋墳白楊淒風助
我酸辛

翰林蓼厓蔣先生穿中柱文

先舅蓼厓先生姓蔣氏諱拭之字季眉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蔣氏在寧有三宗其一爲宋金紫光祿大夫浚明之裔自天台遷奉化再徙于鄞其一爲宋尚書學士猷之裔自丹楊遷其一爲宋元祐黨人之奇諸子之裔今慈水鳴鶴場之蔣也而先生之所出自諸暨乃宋給事中邦彥之後明初始遷鄞外曾大父諱維衛外大父諱芬皆以先生貴贈如其官先生世爲清門以讀書敦行模範學序顧累代隱德弗曜曾大父以祭酒有名諸生早世先生祇四歲先太孺人祇二歲家無負郭之產

外大母以女紅上奉耄舅下撫稚孤凡十有五年而先生學行有成太孺人亦稱淑女人以爲苦節之報吏部侍郎滄柱仇公一見先生以畏友待之先生少爲舉子業所至輒冠其軍因戲爲人代筆其三人皆第一其一人第二遂以此獲譴于學使者曲阜顏公然顏公惜其才雖以功令褫巾服而次年又召之試復冠其軍先生亦遂以此愈得名十室之邑五尺之童莫不傳其制舉文字以爲津梁顧先生所擅長者其實不在此特兔園中以此爲先生重耳先生詩極似香山太傅查田先生一見而心折焉古文頗近張文潛儷語亦得涪溪一輩

家法顧先生皆不肖輕作乃蹭蹬于場屋年幾五十始見貢于布政司公車累上復不得售有巨公方主文柄招先生往一見欲以關節授之先生謝不往曰世豈無張文隱公余文敏公其人者二公者前明嘉靖中暗搜震川之考官也又十餘年始見中于禮部選入中祕逾年

詔歸選司補外先生亦無意于功名之事浩然而歸家居三年而卒得年七十有一初娶柴氏再娶裘氏晚娶董氏子四女四孫女三葬于城西之浮石先生爲人坦率樂易不立標格不設城府然有所不合未嘗詭隨分

巡寧紹台道王某市井人也嘗延先生課子力辭不獲
勉就之解館而後絕不復往還性最孝外大母病自藥
餌以至厠牖無不身親寡孀無後事之與所生同羣從
兄弟友愛一體友朋忠難傾束修所入以助之故授徒
幾五十年羔雁稠疊然隨手而盡歿之日諸子無以爲
斂其可哀也予之少也最爲先生所喜稍長而側強不
甚帥教先生頗有不釋然于中者嘗與先太孺人徼及
之先太孺人笑曰黃山谷之諸甥無不稟其詩法而徐
師川獨不謂然其水濱濠上之答可謂哀矣山谷之詩
豈師川所能及然而師川亦自有其可傳者李益問晚

年家居大爲其甥曹仲禮所苦亦不以此損空同也兄
其休矣先生爲之引滿而去及予追隨三館又同被左
遷或曰當事者惡予因以及先生乃予歸甫一歲海丁
內外艱方仗庇先生視予猶子或垂憐茶苦而先生又
逝棘人樂樂其又何以自存耶中表諸弟以穿中之柱
徵文爰再拜而志之

端孝李先生窆石銘

端孝先生姓李氏名景濂字亦周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孝子生四歲喪母踰年其父再娶何氏而父又死家故貧何年十九欲守節而媒氏輩欲奪之孝子聞潛偵其人干道以錐擊之馳歸母前且拜且哭自陳其故母大慟相與奉其父粟主于庭誓相依終身其被錐者亦內媿不敢至孝子自是刻苦勵行事母務得其懽心性嚴稍不怡輒長跪泣請受杖母性嗜酪孝子日從市中求之雙手端捧歸如鳥趨翼市人恠焉久而訪知之羣爲讓道母患疾孝子出則走諸神祠

祈請入則親滌中裙廁踰七年如一日母家亦貧迎其
舅養之有死喪者殯且埋之母歿孝子年已六十廬墓
三年尚嗚嗚作孺子泣于是里中無不稱孝子者先是
其母之誓以死守也遂毀容垢面親表無得見者及將
葬親之壙所負土哭聲振林木既及格遂以節得旌至
是而孝子亦得旌論者謂孝子必不欲舉少年事以掩
其親當諱之子謂非孝子不能以孝成母之節非其母
不能以節慰子之孝所謂相得而彰也于是作凱風說
以示之而論者始息孝子自年二十卽棄儒業治醫里
中人皆稱孝子良醫也及子與孝子之子桐遊見孝子

之詩甚工乃問之曰尊先君何以棄儒桐不肯言固叩
之則歎曰先君之棄儒自丙戌以後也是時先君雖年
少驟遭易代不知已日之孚其命維新而頗橫一故國
之感於胸中但欲屈身奉母而已其時有孫先生斐公
者故諸生也謂先君曰曷從我賣藥以奉甘旨乎先君
欣然從之其後先君年八十語及此未嘗不涕淚闕干
也嗚呼孝子之孝不特吾里中人知之而大吏亦知之
天子亦知之者也而豈知孝子之不止于孝者則固無
一人知之者耶往予嘗爲范孝子洪震作紀事歎其大
節之祕而不傳今又得之孝子何吾鄉風俗之厚一至

于斯耶孝子生于明天啟某年月日卒于康熙某年月
日得年八十六歲娶高氏繼室顧氏葬于某鄉某原
四梓柏松桐而桐爲府學諸生積學敦行有父風與子
善端孝先生則家君所爲定私謚也乃爲之詩詩曰

凱風寒泉實勞我心有母聖善不須苦吟女貞之樹在

我堂襟

其一

乃遭喪亂藥籠自晦陟彼南陔白華是漑志

潔行芳布衣不害

其二

皇皇雙闕再世烏頭有母表閭子

可無尤有子表閭母又何求

其三

不見墓門葱葱佳氣上

有靈禽爰止爰憩下有紫芝遶茲階砌

其四

知永昌府董公墓表

永昌董使君之中子曰宓季子曰宓皆于予爲吟社中
好友乞予表使君墓者五年矣予荏苒未荅也及續脩
甬上耆舊詩已爲使君立傳詳述其鄖陽不肯妄闢草
萊及滇中爭礦局事以爲古之循吏蔑以過此及錄其
傳以告二子曰詞無可更設矣昔溫公序道原十國紀
年則不復志其墓使義仲卽以序勒石置之壙中是故
事也顧二子猶頻年請不置惟金石文字之例所當具
者世系生卒孫子之詳他文所弗能備也則爲按其年
譜而書以復之董氏本出東漢孝子黯之後累遷而復

爲鄞人明時簪紱最盛有爲御史給事中翰林者有爲
兵部侍郎者使君之大父應邁以素封著乙酉閏六月
荷戈從太保錢忠介公瓜里幕府毀家輸國官大行事
去逃禪大梅山中師事法幢與桐城方授等爲世外交
使君之父德魏敦行不怠睦卹遍于里中梨洲先生嘗
志其墓善教子故使君弱歲而講經史于萬八徵君季
野學文于范太守筆山又得詩傳于婦翁謝公子莘野
皆有原流使君之入仕也其家門尚盛田園連阡陌奴
婢過百口及揚歷南北三十年先世之膏粱日剝月削
以資薄宦爨下絕粒逋亡相繼身後無以治墳墓諸子

依人作活苟以世俗之情觀之廉吏殆不可爲矣

鮎埼亭集卷第二十一終